



■ 白桦林 1

初识李志良,源于新华社名记赵兰英笔下的《“我拍的是文化”——李志良和他的摄影艺术》一文。通过这篇文章,我认识了一个“行万里路,拍万卷照”的李志良。
李志良每年都会有一大半时间,扛着他的相机背着他的行囊,“流浪”在华夏的土地上。同道们都笑称,他这是年行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。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却是李志良为捕捉美景付出血的代价和生命危险。



■ 额济纳旗怪树林之三



■ 额济纳旗怪树林之一



■ 白桦林 3

背着行囊“流浪”在华夏土地上

——记正在路上的文化摄影人李志良

◆ 沈志文 文 李志良 摄



■ 丹霞地貌



■ 额济纳旗怪树林之六



■ 世界第三大沙漠——巴丹吉林



■ 额济纳旗地貌

他拍沙漠,去了神秘的阿拉善巴丹吉林,带上干粮、矿泉水、睡袋,和同伴们一头扎进了渺无人烟的被称为有空旷之美、阴柔之美的大沙漠里。汽车在沙漠里行走犹如杂技表演的飞车走壁一样,不断地绕着沙壁飞驰,还不断从70°的陡坡上直驰而下,有时司机为了安全,就让李志良和他的同伴们步行而下,他们就在惊险、紧张和兴奋中捕捉不同的沙漠形态。一次,李志良从最陡峭的沙山上往下走的时候,由于沙漠的软硬变化不同,一个踉跄致使他连翻带滚直冲而下达几十米,差点酿成惨祸;还有一次,他和同伴在驱车赴江西的拍摄途中,横遭车祸,同行的一人不幸遇难,李志良的右额也流满了鲜血。现在,年届六旬的李志良每次拍摄遇到良辰美景时,仍会像青年人一样兴奋地上蹿下跳,而忘了自己的年龄……

李志良深信,优秀的摄影作品,是需要以专业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做交换的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始终与危险并肩而行的摄影人,对于摄影,却是半路出家。

李志良在1960年进入上海戏曲学校学武功,1971年成为五七京剧培训班的武功老师,1985年调入上海市

文化局,后任上海海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,2000年,李志良做了一个惊人决定,他放弃了自己的大好仕途,办理了退休手续,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人。此后的十年间,李志良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,拍摄了数万张照片。

与文化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李志良,拍高山拍河流,也拍建筑拍村落。十年的“人在旅途”,也是李志良发现文化、记录文化、传播文化的过程。十年里,他陆续出版了数本描写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摄影专集。从最初的《廊桥遗韵》到后来的《中国土楼》、《江南水乡》、《中国古村落》、《中国革命老区》、《情怀老区》、《中国将军县——兴国》、《小桥流水人家》和《红色起点》,李志良一发便不可收拾。这集子裡的张张照片都载满了李志良行万里路的艰辛,也记录了李志良保存和传承文化的良苦用心。近两年,他对昆曲摄影又作了许多艺术尝试,用镜头来定格昆曲的视觉之华美,这让我们不禁有感于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敬重,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文化传承的一份朴素的责任感。

十年的“人在旅途”,给李志良带来的不仅仅是祖国山河美景、文化历史的捕捉和刻画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,或者更确切地说,是一种摄影态度的养成。